

內外圈的溫差——

論《向光植物》與《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

中的環境書寫與感知

一、前言

《向光植物》是一本虛構的校園純愛小說，透過角色間的情愛糾纏建構出高中女校裡女女相戀的樣貌；《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則是一本自身經驗的回憶錄，運用書信體的寫法帶出作者關於女同成長的回憶。這兩本書都是女同書寫女同，雖然呈現方式不一樣，文中卻有部分相似的場景與觀點。本文將從同志文學定義切入，接著分析兩文中「那個」與「女校」的敘述，欲藉兩者在文化環境上的感知意義探討不同性向的人對於同性戀的態度以及對女同志文學書寫性質提出新的觀察面向。

首先，兩文本中皆多次出現「那個」的說法，淺看文本裡異性戀對於同志帶來的陌生似乎秉持著排斥的心態，而相反的，同志間對於上述的外部反應，在性向的認同更為直接明確。本文試從文本解構兩方對於同性戀的態度，並深入分析原因。

次而，是本文所關注到的「校園」，兩書為何皆以女校為創作背景？是巧合或是刻意安排？追溯到更久之前，八零年代朱天心的作品：《擊壤歌》早已將女校設為故事主要場景，延續下來的還有陳雪的《逆女》、曹麗娟的〈童女之舞〉等，女

¹對應到同志經典作品：白先勇的《孽子》，此書以「新公園」作為同志的歸處。也許新公園無法像「家」一樣給予生理上的安穩，卻是他們心靈的滋養。他們將新公園稱為「王國」，王國則是他們的精神依託。在面對原生家庭、學校或是社會的排擠與唾棄促使同志尋求相對友善、和藹的空間。參考周筱葳：《台灣同志小說人物情感研究——以《孽子》與《逆女》為例》（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2008年），頁90~100《孽子》是新公園，而在女同文學裡、在這兩本書中是否就是以女校作為歸屬？

校之於女同作家與女同文壇究竟有何重要意義？本文將簡述強制異性戀觀點²對於女校的看法，思索文本是否符合其觀點，並檢視其是否對女同志造成影響。

二、女同文學

（一）臺灣女同志文學³簡述

1987 年解嚴後，文學作品被釋放，同時女權運動興起，女同志得以有所媒介發聲，許多臺灣文壇上的文學獎也先後被女同志作品佔領，例如曹麗娟的〈童女之舞〉⁴、邱妙津的《鱷魚手記》⁵，1990 年代被稱為臺灣同志文學的「發展期」⁶，更可謂是高峰。

時間來到千禧年，科技進步，紙本書籍逐漸被電腦取代，女同志文學也跟著朝網路邁進，建立一片新天地。新一類型的寫作方式從網路發跡，而後才出版成紙本小說，《向光植物》便是如此，這一階段因為紙本書籍的減少，被稱為同志文學史上的「沉澱期」⁷。

（二）兩本文本於女同志文學

本文主要探討的文本：《向光植物》與《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皆撰寫於上節所述的沉澱期，替當時紙本書籍數下降的女同文學增添討論性。

²「強制異性戀」最早出現在 Adrienne Rich 的〈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一文中，她同時提出了「女同性戀連續體」的主張，認為只要女人認同女人，都可以稱為女同志。參照顧燕翎、鄭至慧《女性主義經典：十八世紀歐洲啟蒙，二十世紀本土反思》（台北，女書文化，1999 年），頁 299~305

³現今社會通用「LGBT」稱呼同志們，分別為：Lesbian（女同性戀）、Gay（男同性戀）、Bisexual（雙性戀）以及 Transgender（跨性別），本文所指稱的同志也就是 LGBT。另外，同志文學一般被認為是「呈現（representing）同志的文學」，但本文的立場是希望觀察同志對於環境的感知與書寫，因此本文所指的同志文學較為廣泛，並非限定同志書寫同志，作者、主角皆可以不是同志，文本中僅需表達出同志的感情、行動、人際等便可稱同志文學。可參照紀大偉：《正面與背影——台灣同志文學簡史》。若需更詳細、近期的資料可參照紀大偉 2017 年出版的《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

⁴1991 年聯合報第十三屆短篇小說首獎，<https://www.pts.org.tw/faceandbook/writor29.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7.12.19）

⁵1995 年時報文學獎推薦獎，參照楊澤：《魚骸——第 18 屆時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北：時報文化，1995 年），頁 9

⁶參照紀大偉：《正面與背影——台灣同志文學簡史》（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 年），頁 13

⁷參照紀大偉：《正面與背影——台灣同志文學簡史》，頁 13

其中，《向光植物》的作者李屏瑤曾言：「我想寫一個女同志不自殺的故事。」⁸，自邱妙津以來，台灣的女同志文化普遍呈現悲情與憂鬱⁹，女同文壇中多數作品如《鱷魚手記》、《童女之舞》、《一則必要的告解》等皆有關於自殺的段落，李屏瑤不願承續如此低潮的通性，欲改變低迷的風氣而撰寫了這本書，此書可以說是女同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內容的氛圍從陰鬱轉向明亮¹⁰。

而《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是台灣九零年代最具指標性的女同的作家——陳雪的親身故事。陳雪作品繁多：從《惡女書》到《我們都是千瘡百孔的戀人》、再到本文所分析的《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每一本書都曾在文壇上轟動一時。陳雪擅長寫作自傳體散文與小說，故事裡總在回憶、記錄甚至剖析過去的種種心境與遭遇，這樣的寫作手法讓讀者（無論是同志與否），更容易產生共鳴，減少了與同志的距離感，使同志文學更靠近生活。

三、「那個」：同溫之外的隱性批判

（一）「那個」

兩本本文中皆出現稱呼同性戀為「那個」的對話：《向光植物》中母親詢問主角我「是不是有『那個』的傾向」¹¹，《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裡母親同樣質疑陳雪和阿慶「是不是『那個』」¹²。兩處的「那個」皆用來代替「同性戀」，是什麼原因讓母親不直接說出「同性戀」三個字而是以隱諱的詞彙代替？

從「那個」兩個字可以看出異性戀者對同志的不認可。因為無法產生同理、不接受同性戀因此不願好好的稱呼同志，而是以另一個指稱的代詞代替，「那個」兩字充分呈現出異性戀者對於同性戀的不屑一談，是為沒有明說的隱性批判。

⁸湯舒雯：〈《向光植物》李屏瑤：我想寫一個女同志不自殺的故事〉

<http://okapi.books.com.tw/article/8465>（最後瀏覽日期：2018.01.17）

⁹林佩苓：《依違於中心與邊陲之間——台灣當代菁英女同志小說研究》第05期（2015年7月），頁139、140。

¹⁰此書創作時間約為2011~2015年，相同時段也許可呼應到台灣的同志遊行、請願等活動愈來愈多元化與普遍性。

¹¹李屏瑤：《向光植物》（桃園，逗點文創結社，2016年）頁68。

¹²陳雪：《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頁55。

早在 1973 年，美國精神醫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便宣佈同性戀除病化¹³。然而，儘管明文規定上同性戀已不是心理疾病，社會大眾仍無法與時俱進，面對同志存在著歧視與偏見，普遍對同志汙名化，同志受到的差別待遇依舊存在，社會環境是負面、不友善的。「那個」之稱，即可做為社會對同性戀汙名化的實例。同志的汙名主要有三個形象：「性倒錯」、「疾病帶原者」與「天生罪犯」¹⁴，這樣的汙名使同志難以承認自己的身分，又或使旁人不願說出「同性戀」三字。

(二) 同志間對於「那個」的想法

兩書主角都在世人所謂「普通」的家庭長大，意即一父一母、接觸到的戀愛故事就如同童話裡王子和公主幸福快樂的生活。考上女中後，在一個充滿女子馨香的環境裡赫然發現自己喜歡上一個女孩，可謂和從前的價值觀完全衝突，但兩人卻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對。

《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裡敘述者在對陸子儀的強烈單戀中也意識到了對方是女孩，然而她並沒有什麼遲疑，僅僅無節制的展示自己的熱情：

我知道她是女孩，我一點也沒感到什麼不對勁。¹⁵

「同性戀」這三個字不曾出現在我心中，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我只是單純地無法不愛她而已。¹⁶

敘述者對於女女戀愛的感官是直覺性的、不多加思索的，對性別沒有過多的猶豫，只是一股腦被戀愛的衝動淹沒，就如同《向光植物》中主角對學姊的告白：「我還不確定自己喜不喜歡女生，但是我覺得我喜歡你。」¹⁷我們可以從此推論出，同志對於喜歡上同性並不覺得詭異，儘管「打從出生，異性戀像空氣般無所不在地暗示人們成為異性戀，在異性戀家庭長大、男女校聯誼配對、甚至結婚受到祝福與生養孩子的權力等，無一不在協助異性男女組成家庭」¹⁸，人們仍舊有機率被同性吸引、進而相愛，只是同性戀面對的阻礙較多罷了。

¹³參照劉安真、程小蘋、劉淑慧：〈「我是雙性戀，但選擇做女同志！」～兩位非異性戀女性的性認同形成歷程〉，《中華輔導學報》第 12 期（2002 年），頁 155

¹⁴張娟芬：《姊妹戲牆》（台北：聯合文學，1998 年），頁 52

¹⁵陳雪：《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頁 18、19。

¹⁶陳雪：《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頁 32。

¹⁷李屏瑤：《向光植物》，頁 31。

¹⁸張娟芬：《姊妹「戲」牆》，頁 20

（三）異性戀對「那個」的態度

文中總有人對於同性戀是排斥的，甚至覺得可恥故而只願稱呼她們為「那個」，他們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病」，或說「不正常」。《向光植物》裡小莫的父母發現自己的女兒和女生相戀後，覺得「損及他們的尊嚴和名譽」，強行將小莫送出國，導致小莫的自殘和崩潰，「他們覺得我有病…（堂姊）力勸她們這症狀只是一時的，我會『正常』起來……」¹⁹可以從中看出父母對小莫性傾向的不認同和控制性。

《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裡也有相似的情境：「你不覺得自己不太正常嗎？」她淡淡地說。「怎樣不正常？」我問。「你跟我太好了。這不正常。」她說。她又再說了一次：「反正，你交男朋友就知道了。你會好起來。」²⁰這是敘述者與高中時期喜歡的女孩鍾嘉敏的對話，旁人的閒言閒語讓鍾嘉敏拉開與敘述者的距離，並且相信她只要交了一個男朋友就不會女女相愛「不正常的想法」。對於女女相愛，鍾嘉敏認為不妥、不適，甚至於噁心，在性別的彈性光譜上，她們可能具有更高的彈性，有辦法選擇性向的，又或者說喜歡女生只是單純的迷途，最終仍須回到正軌。圈外人潛意識裡存在著異性戀霸權²¹觀點，預設男女相戀的情境，也替男男女女假定了行為的準則，並因為這些預設而定論，無法接受不同於假說的結果，不同於異性戀霸權的人將受到打壓、排擠，無法被社會接納，同志的處境就是其中一項例子。

四、同溫：女校環境特寫

（一）女校之於同志文學

《向光植物》與《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故事開頭都在 16、7 歲的年紀，皆以女校為背景，這樣的場景設定在女同作品裡並不罕見。朱天心的《擊壤歌》、陳雪的《逆女》、曹麗娟的〈童女之舞〉等，不同作家、不同時期的作品皆不約而同以

¹⁹ 李屏瑤：《向光植物》，頁 58。

²⁰ 陳雪：《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頁 48、49。

²¹ 游美惠：〈「異性戀霸權」是什麼？〉<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5/02/03/youmeihui/>（最後瀏覽日期：2018.01.17）

女校作為故事的出發點。對女校出身的女同志作家來說，其具不可取代的特殊成長環境與意義，也佔據了女同志文學的重要地位，作為一大象徵。

（二）意象與環境

《向光植物》裡同儕間提起女同志時的氛圍總是輕鬆的，不刻意迴避，也不存在著尷尬，文本中主角第一次談論起女同志時，是在一次和阿青一起吃午飯的尋常中午：

阿青跟我說她交了女朋友，是班上同學，她提起的時候萬分自然，彷彿這從來不是一個禁忌。²²

《向光植物》裡阿青是班級中較開放與前衛的女同志，在主角仍舊懵懵懂懂、不確定自己對於學姊的情感的時候，她已經「感應」到主角也是「她們那一國」的²³，對主角來說，阿青可以說是她在性向上的啟蒙，讓她確切認知到她對學姊的愛情。

同樣的，《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裡關於女校的環境描述也是祥和的：

高中時代，學校裡都是女孩，到處可見三三兩兩成群，有些人成雙成對，親密有如情人一般。²⁴

敘述者口中的女校是一個融洽的大家庭，女生彼此走得很近是常見的現象，鶯鶯燕燕的環境女孩子們成天膩在一起，像情人的互動並不罕見，同時帶出了後文敘述者因為被喜歡的女生冷落而悲傷時，師長暗示「君子之交」必須要「淡如水」的先前背景。²⁵

由上述兩段引文可看見，無論是依據小說設計或是作者的回憶，女校的形象總是溫和美好的，特別是泳池、頂樓等相對隱私的空間，即便是在相對容易的女校環境，人的天性仍會在其中尋求更私密的、能跟彼此認同者共處的空間，女校

²²李屏瑤：《向光植物》，頁 20。另外，此句似乎也表現出大部分人對於女同志的想法，「彷彿不是一個禁忌」潛台詞意味著主角原先認為它是個禁忌。

²³李屏瑤：《向光植物》，頁 20、21。

²⁴陳雪：《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頁 58。

²⁵陳雪：《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頁 50。老師也暗喻著圈外人對女同志的不認同。

正提供一個比起外界更為友善的環境。面對家人的不諒解，女校更有包容力，大多數同儕不閒言閒語，能互相理解女女戀愛的不可抗力。女校是一個女同志能找到歸屬的平台，她們在此討論性向、感情、壓力，暢所欲言而不顯得格格不入，當遇到女女戀愛的困難時，女校又是她們尋求幫助的場所。這就好像是一個圓，她們在女校中感知到戀愛，在女校裡迷惘，又在女校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與性向認同。²⁶

（三）女校背景

兩本書皆以女校作為書寫背景，《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是陳雪的回憶錄，陳雪高中時代確實就讀台中女中，因此此書背景建立在女校是無可厚非的。然而，本文另一本文本：《向光植物》，又或者前述提到的《擊壤歌》、《逆女》、〈童女之舞〉等，皆是建構出的小說卻也不約而同以女校作為背景書寫，這樣常見的設定似乎暗示著女校是女同志的溫床，究竟女校裡的女同志愛情是真是假？反論如：

以強制異性戀觀點而言，多將女校中的女女情愛視為「過渡期」或「同性密友期」，認為女校中的女女情愛乃因男性的匱乏而產生，是一種「假性同性戀」、「情境式」同性戀。²⁷

這種說法在《向光植物》中可套用到小旻這個角色。小旻在書中一開始便很直截了當地表露出她對主角的興趣，熾熱的目光總是執著的聚焦在主角身上，對學妹的追求也人盡皆知，然而最後，她仍然和一個男人結婚了。而《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裡鍾敏嘉的想法也近似如此，她不懂為何陳雪能與男人交往，卻仍要「脫軌」，在她的觀念裡，女校裡的女女情愛是封閉的校園所造，若她們遇見男人，理所當然會被男人吸引而屏棄原本的「不正常」。但若進一步論其環境層次：

女校環境之所以有助於女性探索主流異性戀以外的其他性向的可能，乃因其提供了一個暫時阻隔父權／強制性異性戀體制的純女性空間，恰好提供

²⁶在生活層面上，女校環境近似《紅樓夢》裡的大觀園，「大觀園是一個把女兒們和外面世界隔絕的一所園子，希望女兒們在裏面，過無憂無慮的逍遙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齷齪氣味。」，女校提供了一個純女性的生活空間，這點在後面章節會再提到。參照宋淇：〈論大觀園〉，《明報月刊》第八十一期（1972年9月），頁4、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台北，聯經，1978年），頁41-70

²⁷林佩苓：《依違於中心與邊陲之間——台灣當代菁英女同志小說研究》，頁63。

了在進入強制異性戀現實的社會環境之前，一個讓青少年自然地嘗試、體驗同性愛戀，探索不同的性／別角色的可能空間。²⁸

不同於強制異性戀的觀點，此種說法對性向較具可變性與未知性。它解釋了為何《向光植物》裡小旻會和男人結婚、女校裡曾經相戀的少女在畢業的多年後和男人共組家庭。本文較認同第二種說法，小旻曾和學妹愛得轟轟烈烈，卻在新年許新希望時毫不猶豫大喊她「要」當個異性戀；相同的，《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裡敘述者高中時期愛多名女子，卻也交過男朋友，在男人與女人之間徘徊。女校裡的女女情愛並不是假性或是模仿異性戀的存在，她們確確實實相愛過，同樣的刻骨銘心、同樣的跌跌撞撞，也許最後和男人結婚也不能否定她們曾經在女校時期的同性戀愛。就如同性別光譜²⁹所表述的，同性戀與異性戀並非兩個極點的相反，更多的人是游移在中間的光譜地帶的，而同性戀與異性戀也不那麼絕對了。

五、結論

《向光植物》與《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是近期女同文學上的重要書籍，刻畫女同志自我的成長與認同。同志文學為呈現同志的文學，同在同志文學史上沉澱期發表的兩本小說有其相似符碼：「那個」的稱呼與女校的背景。本文從兩本文本深入，分析符碼代表意義，從「那個」窺探同志與異性戀者對於同性戀的態度，從女校解析同志對於環境的感知，進而了解到社會氛圍對於同志的排擠。

女校有如大觀園的理想世界，營造溫和美好的氛圍。強制異性戀觀點有其合理處卻太過果斷尖銳，阻擋了女同志感知的可能空間，同時也抹殺掉女同志的真實存在；儘管同性戀已被除病化，強制異性戀仍是社會多數對於同志的態度，這對同志族群顯得不公平。當社會認為同性戀是「不正常」時，卻無法解釋異性戀是「正常」的原因。本文透過觀察同志族群對於女校環境的感知以及社會對「那個」的態度，得以重新認知女同文學書寫的意義。³⁰

²⁸林佩芬：《依違於中心與邊陲之間——台灣當代菁英女同志小說研究》，頁 63。

²⁹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https://hotline.org.tw/book/10>（最後瀏覽日期：2018.01.20）

³⁰筆者認為台灣需要在同志議題上再加心力，抹除強制異性戀對於同志的不公，尋找此解決方法也是本文可再加強的地方。

參考書目

-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https://hotline.org.tw/book/10> (最後瀏覽日期：2018.01.20)
-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台北，聯經，1978年)
- 宋淇：〈論大觀園〉，《明報月刊》第八十一期(1972年9月)
- 李屏瑤：《向光植物》(桃園：逗點文創結社，2016年)
- 周筱葳：《台灣同志小說人物情感研究——以《孽子》與《逆女》為例》(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2008年)
- 林佩苓：《依違於中心與邊陲之間——台灣當代菁英女同志小說研究》《臺灣文學學位論文輯刊》第05期(2015年7月)
- 紀大偉：《正面與背影——台灣同志文學簡史》(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年)
- 張娟芬：《姊妹「戲」牆》(台北：聯合文學，1998年)
- 陳雪：《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
- 游美惠：〈「異性戀霸權」是什麼？〉<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5/02/03/youmeihui/>
(最後瀏覽日期：2018.01.17)
- 湯舒雯：〈《向光植物》李屏瑤：我想寫一個女同志不自殺的故事〉
<http://okapi.books.com.tw/article/8465> (最後瀏覽日期：2018.01.17)
- 楊澤：《魚骸——第18屆時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北：時報文化，1995年)
- 劉安真、程小蘋、劉淑慧：〈「我是雙性戀，但選擇做女同志！」～兩位非異性戀女性的性認同形成歷程〉，《中華輔導學報》第12期(2002年)
- 顧肇森：《貓臉的歲月》(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
- 顧燕翎、鄭至慧：《女性主義經典：十八世紀歐洲啟蒙，二十世紀本土反思》(台北，女書文化，1999年)